

BIJIAOWENXUELUN

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系列教材

比较文学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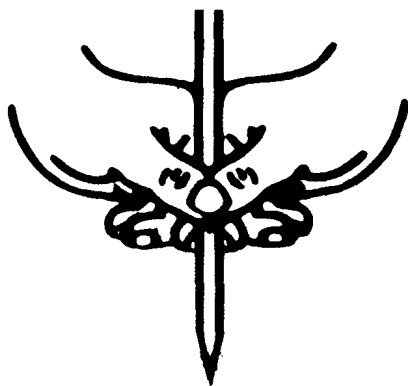
曹顺庆 等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B I J I A O W E N X U E L U N

教育部教学改革重点项目系列教材

比较文学论



四川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论 / 曹顺庆等著.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 8

ISBN 7-5408-3787-X

I. 比... II. 曹... III. 比较文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I-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7529 号

责任编辑	官 宁
装帧设计	金 阳
版式设计	王 凌
责任校对	王立戎
责任印制	黄 萍
出版发行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照 排	成都市勤慧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成都市人民北路 16 号 邮政编码 610081)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9.25 字数 360 千 插页 4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408-3787-X/G·3541
定 价	46.00 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电话: (028)83191287

目 录

绪 论 推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1

第一章 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学派·····/12

第一节 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实质·····/12

第二节 比较文学的可比性·····/49

第三节 比较文学的学派问题·····/64

第二章 影响研究·····/81

引 言 影响研究：传统与更新·····/81

第一节 流传学(誉輿学)·····/83

第二节 渊源学·····/104

第三节 媒介学·····/129

第四节 异域形象学·····/148

第五节 接受理论与文学影响·····/167

第六节 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182

第三章 平行研究·····/229

引 言 平行研究：继承与发展·····/229

第一节 比较诗学·····/232



目 录

第二节	主题学·····	253
第三节	文类学·····	279
第四节	跨学科研究·····	295
第五节	文学人类学·····	316

2

第四章 跨文明研究·····/334

引 言	跨文明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334
第一节	异质文化中的双向阐发·····	337
第二节	跨文明的异质比较法·····	356
第三节	异质话语对话理论·····	379
第四节	异质文化融会法·····	411
第五节	重新走向“总体文学”·····	430

参考书目·····/445

后 记·····/462

绪
论

推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

曹顺庆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哈利·列文(Harry Levin)曾有一篇文章的标题为“文学如果不是比较的,是什么?”(What is Literature If Not Comparative?)确实,当今的文学研究已经与比较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文化与文学的交往日益密切,比较的方法日益不可避免,比较文学研究也越来越重要,至少,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情形就是如此。这表现在如下一些事实中:

就一般的文学研究领域而言,几乎当今的任何文学研究,都无法避开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及中国与西方文学的碰撞、交流、影响、误读及比较等问题。例如,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整个地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强大影响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如果不关心、不研究西方文化与文学对中国

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不探索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研究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研究也同样如此，不清楚西方的影响，不清理从马克思文艺思想到俄苏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不研究从弗洛伊德、结构主义到西方后现代文论与中国文论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搞好文艺学研究，而这样一些研究，如果仅凭个人的经验、印象与感觉去研究，不设法掌握一套较为系统的比较文学方法论，则势必事倍功半。至于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界，曾有人以为与比较毫无关系，殊不知中国现当代的“西式”话语已经几乎无人可以避开；当人们在津津乐道于《诗经》的“现实主义”特色，屈原的“浪漫主义”品格，或者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与李白的“浪漫主义”以及《文心雕龙》“风骨”是“内容/形式”或是“风格”等之论述之时，其实早已陷入不自觉的中西文学观念的碰撞和交汇之中。而研究外国文学者，因其本身就是在“汉语经验”中对异质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他们实质上从一开始就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上。以上事实确证了哈利·列文的说法：“文学如果不是比较的，是什么？”

至于比较文学圈内，情况更是火热，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文学发展的速度令人吃惊，它几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几年间，发展迅速。目前**比较文学已成为一门正规的重要学科，全国大多数大学已开设比较文学课**，有几十所大学已获准设立比较文学硕士点，招收比较文学硕士生，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大学已获准设立比较文学博士点，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招收比较文学博士生和博士后人员。四川大学还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系（大陆地区），许多大学已成立比较文学研究所，出版刊物若干，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四川大学出版的英文比较文学刊物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等等。出版专著、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然而，尽管大家或多或少都处于比较研究之中，但却有学者不愿承认与比较文学有关系。甚至有人明明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却偏偏不承认自己是搞比较文学的。这是当今中国文学研究的“怪”现象。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安徽社科院钱念孙研究员（也是我的好朋友）写了一篇题为《比较文学消亡论》的文章，^①举出朱光潜等等大学者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比较文学学者。个中原因值得玩味。我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大约是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声誉不好。一些学者曾私下传言，原本在西方是高难度研究的学科，到了中国却成了取巧的东西，搞比较文学的某些人，既不懂中国文学与文论，也不通西方文学与文论，便去投机取巧，搞什么比较文学；还有一些人，既不深入研究中国，也不深入了解西方，对中国与西方文学看一看，便乱比一通，找些似乎相似的东西比较一下，便“某某”加“某某”地比较一番，发现了“惊人的相似”后，便大功告成。这种不肯用功夫深入探讨的浮泛之学风，一时间蔚然成风，众多浅层次比较的“学术成果”风起云涌，以至有学者惊呼中国比较文学产生了“危机”，这个危机就是这种浅度的比较，或称X+Y式的，某某与某某的比较，^②诸如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的比较，但丁与屈原的比较，杜十娘与茶花女的比较等等，更有甚者将之戏称为“阿猫”与“阿狗”的比较，于是乎，一时间比较文学似乎变成了“比附文学”，成了投机取巧者的学术避风港。这实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块心病。一些学者同仁痛感于此，决心大力纠正学风，一些刊物下决心不再发表某某加某某或曰X+Y式的浅度比附文章，几年下来，虽然

① 钱念孙文，载《文学评论》1990年3期。

② 参见谢天振：《中国比较文学的最新走向》，载《中国比较文学》1994年1期。

此类文章少了，但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在1999年8月于成都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一些来自基层的学者，尤其是师专的教师们，对此很有意见，有人质问道：为什么X+Y就不行？你们这些学者并没有讲清楚道理；为什么华兹华斯与陶渊明不能比较？你总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尤其应当告诉我们怎样比较才是真正的、深刻的比较文学，而不是浅度的“比附”文学？学者们应当说清楚，否则人们就不知所措。长此以往，就会严重影响中国比较文学的普及和发展。这些看似简单通俗的语言，却蕴含着一个深刻而严峻的问题——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不足的问题。

其实，我国出版的比较文学教程与相关专著已经不少了，眼见一部部专著与教材纷纷问世，我本无意于再主编这样一部教程式的书以凑数。但这些师专同行的话对我触动较大。他们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严峻的，即：**我们当前的比较文学教材，或者说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确实跟不上现实的需要，甚至与实际的研究情况脱节；现有学科理论无法回答现实的问题，无力解答研究中的困惑。**是的，我们确实从西方搬来了一大堆理论，搬来了威勒克、雷马克的定义，搬来了基亚、梵第根的理论，搬来了谢佛莱尔、佛克玛的看法，但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切合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的理论，没有一套独创的又确实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法论。我们承认基亚、梵第根、雷马克、威斯坦因等人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确有价值，也确实推动了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但却忘记了他们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是奠基在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土壤之上的。将这一套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直接搬到中国后，首先碰到的第一大难题是中西异质文明问题。由于中国与西方属完全不同质的文明，这种跨异质文明的比较，是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从未认真对待过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是中国比较文学实践从一开始就必须切切实实面

对的问题。因此，在西方文化圈中本不成问题的类比研究，拿到中国来就变成了“比附”研究，因为华兹华斯与陶渊明之间有着巨大的文化落差，异质文化使得他们之间的比较加大了难度，如果不注意异质文明的探源，不注意异质文明的学术规则和话语差异，则这种比较必然成为浅度的“比附”文学。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但是，我们的比较文学教材却没有相应的学科理论来解决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一点，可以说是我决心主编这样一部教程的初步动因。

由这第一步动因的触发，我觉得我国学者应当将目光放长远一点，进一步考虑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比较文学实践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以彻底改变当前“一头雾水”似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现状。我在香港客座访问研究之时，与黄维樑教授合编了一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台湾学者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该书“导论”中我指出：反观今日中国比较文学界，在学科研究内容和方法论方面，也已经呈现茫然和困惑之现象。再看当今世界比较文学界，由于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原有的学科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日益趋向不确定性，甚至有人认为根本不用确定，或不屑确定。这种失去学科理论的茫然、困惑，这种不能确定或不屑确定学科理论的消极态度，必然将比较文学导向严峻的学科危机。国际上已有学者公然声称：“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死亡”（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one sense is dead），“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has had its day）。^①如果说

①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威勒克称 1958 年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危机”为“一潭死水”的话，那么我们目前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方面则堪称“一头雾水”。辨不清方向，不知何去何从的现状，导致了当前全球性的比较文学的新危机。

为什么会产生“危机”，就西方而言，主要是因为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要再往前跨一步，就不知怎么跨了；要么是跨进他们所不熟悉的东方文化圈，这一点西方学者很难办到，即便有心去干，也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么是跨进“比较文化”，这又进一步导致学科泛化，造成大而无当的“无所不包”的泛文化比较。为了应对比较文学的跨世纪发展，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姆（Charles Bernheimer）主持了一个题为《跨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现状报告，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应放弃欧洲中心，将目光转向全球；第二，研究中心应由文学转向文化。该报告随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论争。美国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认为，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就会面临着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机。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①显然，当一个学科发展到几乎“无所不包”之时，它也就在这无所不包之中泯灭了自身。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前面所引苏珊·芭丝尼特（Susan Bassnett）关于“比较文学已经死亡”、“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的断言，并非空穴来风。比较文学如果迈向比较文化，放弃文学，那将走向“泛文化”化，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导致比较文学

① 参见 Charles Bernheimer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的消亡。显然，此路不通。不过，我个人并不否认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联姻”，但这种“联姻”，是以文学研究为中心，以文化研究为辅助；不是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而是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这种深化，将尤其鲜明地体现在跨异质文明的比较研究当中。怎样通过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并进一步推进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进展？**我的主张就是“跨文明”研究，尤其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研究，这将是比较文学从危机走向转机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全球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性转变。**

这一次战略性转变的特征何在？显然，最显著、最突出的就是西方与东方的交际、交汇，是由原来一统天下的西方文明，变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重新开始互识、互证、互补，并共同创造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新时代，创造一个可能在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交融之中走向又一高峰的时代。这一点，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识到了，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Rene Etiemble）就是一个杰出典范，作为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艾金伯勒恰恰一反前辈的狭隘观念，力倡扩大眼界，融东西方文学研究为一体，号召学习汉语、孟加拉语和阿拉伯语，对世界文学进行全球范围的研究，从中“去尝试概括出一个由诸不变因素（不变量）构成的系统”，将历史的探寻和美学的深思结合起来，以建立一门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1985年，巴黎）上，艾金伯勒以《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为题作为大会发言，盛赞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并赞同中国同行们的实践及观点：“我十分赞同远浩一的意见，他批判了那些把自己禁锢在自命的所谓西方文学中的比较文学家们，他们的行为使人们在使用形容词‘总体的’时全然谬误了。”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要考虑一下当人们不了解阿拉伯文学的全部，不了解印尼、中国、日本、印度、黑非洲各国等等文

学的全部时，他们是否有权使用比较文学的头衔。”在这篇热情洋溢而又尖锐深刻发言的结束语中，艾金伯勒诚恳地指出：

“法国在一段时期内曾在我们这个学科内居领先地位，曾几何时，它发现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已结束的’世界里了，（这里取瓦莱里对形容词‘已结束的’所下的定义）倘若我们的比较文学界不满怀诚意，竭尽全力地效法中国的榜样，我们就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取‘死亡’意思的世界。”^①不过有艾金伯勒这样高瞻远瞩的学者，我们相信法国比较文学不但不会“结束”，而且必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当然，不仅比较文学第一个学派的发祥地法国有慧眼，当今比较文学研究重镇美国，也有不少远见卓识的学者。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指出：“在某一层意义说来，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是，或者应该是这么多年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准备达到的高潮，只有当东西两大系统的诗歌相互认识，互相观照，一般文学中理论的大争端始可以全面处理。”^②美国著名学者厄尔·迈勒（Earl Miner）写出了跨越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以研究实绩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对于这一点，东方的学者，中国的学者们有着更加清醒而深入的认识，在此仅举两位美籍华裔学者为例：

美国斯坦福大学华裔学者刘若愚教授在他所著《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他写这本书的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源远流长，而且基本上是独自发展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学理论，并进一步使它们与源于其他传统的理论的比较成为可能，从而对一个最后可能的普遍

① 转引自《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8年第1期，第4~7页。

② 转引自叶维廉《比较诗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7页。

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可以说,这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是不能没有东方文学理论为基础的,因此,刘若愚教授说:“我希望西方的比较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注意到本书提出的中国文学理论,而不再仅仅以西方的文学经验为基础去建构一般文学理论(General Literary Theory)。”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执教的叶维廉教授,也对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叶维廉教授倡导中西诗学比较的旨意,在于打破西方文化“模子”的垄断,寻求世界文学发展的“异”、“同”,最终达到对文学规律、文学本质的寻求。他指出:“我们在中西比较文学的研究中,要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共同的美学据点,首要的,就是就每一个批评导向里的理论,找出它们各个在东西方两个文化美学传统里生成演化的‘同’与‘异’,在它们互照互对互比互识的过程中,找出一些发自共同美学据点的问题,然后才用其相同或近似的表现程序来印证跨文化美学汇通的可能。”^①同样,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不少学者都认识到了东西方文学与文学理论比较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在欧洲,意大利比较文学家阿尔蒙多·尼希(Armando Gnisci)提出了“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它倡导一种革命性的西方文化的自我批评,主张西方文化必须深刻反省,并和其他文化相协作来实现比较文学的发展;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会长伯恩海姆的‘学科现状报告’,也明智地提出‘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可见,比较文学“跨文化”(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研究的兴起,乃时势使然,而并非某位学者或某国学者们的一厢情愿。

可以预见,跨越东西方文化/文明圈的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将是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主

① 叶维廉:《比较诗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7页。

潮。展望即将到来的新世纪，我们不但不必担心所谓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文化/文明冲突，而且我们应当欢迎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因为人类文化史常常提示我们，世界文化的高峰，往往是在文化大交汇，尤其是异质文明大交汇处产生的。在这多元文化碰撞与融通的文化大交汇之中，“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必将登上一个更加辉煌的高峰！

显然，比较文学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跨文明”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又一个新阶段。是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第一阶段，即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第二阶段，即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之后的又一个比较文学的新阶段，即以跨东西方异质文明研究为特征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三阶段。从整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来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浸透，对话与沟通，乃至重建文学观念，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我在《比较文学史·序》^①中曾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事实，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了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早期的法国学派，关注并执著于各国影响关系的研究，比较文学便被拘囿于“事实影响”的小圈子里了，美国学派树起了无影响关系的跨国和跨学科的平行研究大旗，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比较文学已经面临着一个跨文化的时代，面临着东西方文明的跨越问题。著名比较文学家雷马克曾对比较文学的跨越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国别文学是墙内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越出了围墙，而总体文学则居于围墙之上。”^②如

①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参见于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0 页。

果我们同意这种“围墙”比喻，那么可以说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已经跨越了两堵“墙”：第一堵是跨越国家界线的墙，第二堵是跨越学科界线的墙。而现在，我们在面临着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明这堵墙。跨越这堵墙，意味着一个更艰难的历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更辉煌的未来。这就是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本书的内容，正是按照这样三个阶段来安排的。在本书中，我们除了论述比较文学第一阶段及第二阶段的学科理论之外，还力图建构起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在本书各章中，尤其在第四章中，我们力求总结出一套跨文明研究的方法和规律，以适应当前的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之需，适应当前比较文学所迫切需要解决和回答跨异质文明比较的问题。切切实实推进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并以实际行动，推动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学科理论建设。



第 一 章

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学派

第一节 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实质

20 世纪末, 国内国外的比较文学危机呼声四起, 英国比较文学家和翻译家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 就宣称“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①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所兴起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里,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非但没有过时, 也没有被喧嚣尘上的文化研究所淹没, 反而在跨文明研究基础上再次迎来自己的繁盛时期——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②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显学”的地位在一片危机声中得到重新巩固。这确乎是一个矛盾的文学

① 参见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② 参见曹顺庆主编《迈向比较文学新阶段》,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2 月版。